心中的梅里

喻星源

梅里雪山，我又来了。

再来看看您的山姿巍峨，听听您的山风怒吼，领略您的雄浑高远，感悟您的博大宽爱。

站在飞来寺，放眼向西，主峰卡瓦格博隐蔽在云雾之中，虽然只显露了部分山峰，那挺拔的山尖，势如刀劈斧削，气势非凡，隔着澜沧江大峡谷，仰望这6740米的雪峰，让我感叹不已，云南的最高峰，我就这样和您第一次谋面。

第一次来叩拜您，您拉开一丝帷幕，露出了您的点滴尊容，尽管只是一瞥，您慈祥的笑容就留在了心中，让我魂牵梦萦。

从飞来寺出发，走进雨崩，沿途乘了汽车又骑马，翻山越岭地攀爬，就想近距离靠近您，和您的心脏一起跳动，和您经历日出日落，伴您披星戴月。

乘车沿峡谷盘山道路而下，跨过湍急的澜沧江，举头望天天也低，低头看地地也窄。峡谷间的澜沧江水，只闻其声不见水，江畔的梅里大峡谷，蒸腾着热浪，刚才盘行在河谷的高山上，添置的衣服，已把我置于“桑拿”之中。在梅里，山上气候属高原性寒温带山地气候，全年温度较低，干湿季节分明，山下是典型的干热河谷气候，正是这样的立体气候，使这里成为云南省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。

站在澜沧江大桥上，脱去外套，欣赏着大好河山，脚下是自北向南奔流的澜沧江水，右边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雪山群，地势高耸，有13座海拔6000米以上的高峰环绕在主峰卡瓦格博周围，这是青藏高原东南缘最高山。梅里雪山冰斗、冰舌、冰川，随处可见，其中明永冰川是最长的一条冰川，它如银鳞玉甲的游龙，从高高的雪山一直延伸到山下，直扑澜沧江边，融化的雪水，顺沟壑而直下，逐石浪起，晶莹剔透，尝一口纯净的山水，滋润心田，祛暑解渴。千千万万的生灵在梅里雪山的护卫下，生存繁衍，生生不息，梅里像母亲一样用自己的乳汁哺育他们成长成材。

顺着18公里的山道拾级向上，热带温带雨林展现着风姿，摇曳枝干欢迎着贵客，阔叶林和针叶林的交叉过渡，我们感受了一丝的寒意，一路的高山松挂满了绿萝，微风吹来，飘飘欲仙，由远而近，一丝丝，一串串，飘在眼前，掠过身后，呼吸着纯净的空气，我也快步似仙，飘逸在这宽阔的高山森林中。

穿过原始森林，穿越轻纱薄雾，爬到了南垭口，抬头一看，雪山迎面而来，神女峰近在咫尺，妩媚动人，亭亭玉立，五指峰似巨人之掌，紧握拳头，守护左右，卡瓦格博峰高矗云端，险峻雄伟，一个个雪山耀眼，身披白衣，天使般的婀娜，伸开双臂，拥抱着四面八方的来客。

吸进雪山吐出的灵气，顺山垭口而下，云雾一会笼罩着雪山，一会又把我们包围，随风急驰，时而向上升腾，时而平移翻滚，透过雾隙，凌空望去，郁郁葱葱的大地上镶嵌着白塔和藏族民居，一点点、一片片，那就是雨崩村。一阵轻风吹过，云雾又把我们抱住，一时间看不见天，看不见地，身飘于云雾之中，似腾云驾雾之快，真让人神清气爽。

雨崩村因地势台阶分布，分为上雨崩和下雨崩，位于梅里雪山东麓的雨崩村，四面群山环抱，20余户人家的藏族村落置身于念慈母峰、五指峰下，地理环境独特，气候条件特殊，南来的风，吹过树头，与雪山上刮来的气流交汇，雾雨绵绵，云雾缭绕，空气湿润，雨量充沛，作物滋润，植物长势茂密而奇异，五树同根堪称雨崩一绝，这里祥和景明，鸟语花香，如诗如画，景色优美而别致，民风淳朴而自然，神奇美丽的地方，高原的世外桃源。

沿着下雨崩的上山小道，经过一片开阔地带，藏民居和寺庙分置道路两旁，树依小坡延伸，山道不断爬高，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神瀑，在几十米开外，瀑布的水分子已扑打在脸上，纯洁的雪水，由表及里，给我们作了一次礼仪上的沐浴，慕名而来的我们在这圣山神水下，又一次膜拜了梅里雪山，她也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和我们亲切地问好！

按照藏族的习俗，沿着神瀑绕了三圈，举头景仰，山顶是冰雪覆盖的五指峰，在阳光照射下，冰川融化为水，顺流而下，远观像素锦飘飞，近看如明珠重落，似玉水帘，藏族人以到神瀑下沐浴作为一种洁净心灵的修炼，因此故名“神瀑”。神瀑的景色随季节的变化而多姿，春夏冰雪消融，瀑布水流增大，落入地面，溅沫飞扬，较为壮观；秋冬时节，水流变小，山上垂下如哈达般千丝万缕的水线，又是一种景致。站在神瀑前静思悔过，多有打扰山之宁静，玷污神之圣洁。回头一望，群山尽在眼底，左边是悬崖峭壁，右边是森林密布，远处是群山巍峨，重岩叠嶂，藏族民居散落在崇山峻岭之中，好一派壮丽山河。

月光下的雨崩，蛙声此起彼伏，虫鸣蟋叫，树叶沙沙作响，静坐在藏民居的屋檐下，听着这天籁之音，回荡在自然之中，望着天际，数着繁星，离天很近，低头静思，世间竟有如此美妙之地，叹何不早来？

第二次来叩拜您，您雄姿英发，气势磅礴。为目睹您宽广大气而来，为亲近您伟岸身躯而来，为领略您宗教文化而来。

转山是一种盛行于西藏等地庄严而神圣的宗教活动，每年都会有很多的虔诚信徒如期而至，参加人数相当庞大。藏族人认为神山是有灵性的，把雪山当神灵供奉，同时认为神山和我们人一样，也有属相，因此，就给每座神山赋予了不同的属相，每当遇到神山本命年，成千上万的藏民就口念佛经，绕山焚香，朝拜神山，场面之盛大，仪式之隆重，令人叹为观止，因为神山的本命年转山一圈，相当于其他年份的十一圈。

不管你是用身体和脚步去丈量梅里的周长，还是体会她的薄大雄浑，整个过程就是一次精神的修行。转山，分内转和外转，外转就是环绕整座梅里一周，藏民们一叩一拜，要十余天才能完成，而通常的是内转，以梅里雪山下的雨崩村为中心，分别去神瀑、冰湖和神湖朝圣。雨崩村是前来转山信众最多的地方，也是通往神瀑和其他地方的中转之地。手持转经筒，向着雪山行，来到冰湖，这个被称为“圣湖”的绿色海子位于将军峰脚下，雪水源源不断注入湖中，因深而现绿，小巧而玲珑，沿湖边放眼，清晰可辨的雪水痕迹缠于山沟，雪山永恒，湖水常青。

随着一条羊肠小道，山路陡峭崎岖，在神女峰山腰处的神湖，映入眼帘，抬表一看海拔已是4600米了，因为湖高山陡，所以来到这里的人就少了，隐匿在山谷深处的神湖，就更加的神秘，湖水很深，加上雪山的陪衬，蓝天的映衬，变化莫测的云彩倒影在平静的水面，又更添几分神秘。

转山不仅让我了解和感受了藏族宗教文化，也让我再一次欣赏了梅里的风光，更重要的是加深了我对自然的认识，尊重自然，敬畏自然，珍爱生命，理解人生。

第三次来叩拜您，梅里雪山，您在晨光中金光灿灿，在云雾中犹如天仙，我要来把梅里金山定格，要来和梅里银山诉说，要来向梅里神山讨教。

乘着月光，站在梅里的面前，跪拜鞠躬，打开相机记录着繁星、月亮与梅里的相交相遇轨迹，梅里与我同在地球、同行同步。太空中的星星运行着，在成形的图片画面上，星轨拉出如雨丝般的线条，俨然是晴朗的天空，大雨拍打着梅里，使梅里更加坚贞不屈和刚毅顽强，你看她巍然不动，任凭“暴风狂雨”肆掠。雨夜的梅里，我们面对面静坐，心灵的交融也在这无言的交流中升华，一次次与梅里的对话就这样进行。

天光从地平线露出，预示着新的一天即将开始，慢慢变宽的天光，伴随着丝丝红霞映红天边，太阳就要升起来啦！寒夜也悄然升温，依稀可见的梅里轮廓，在天光的变亮中变得清晰起来。阳光穿过天际，最先照耀在卡瓦格博峰尖，紫红色的山顶，随光线逐步下移扩大，颜色由红变黄，把整个梅里变成了金色的世界，此时此刻，地球的球面上镶嵌了一条粗壮的金色彩练，群山护拥着、大地拱抬着，梅里如金龙在天上腾飞。

站在日照金山面前，我激动震撼，思绪万千，梅里虽然金光闪闪，依然慈祥和蔼，没有一分张扬之气，稳健而厚重，富贵而典雅。转眼间，金色褪去，梅里又披上银妆，又似楚楚动人的少女，横卧高山崇峻之中，经幡为您起舞，长号为您放歌，白塔为您护卫。您庄严圣洁的身躯白玉无暇，肤若凝脂，气若幽兰。一阵山岚飘至，使您蒙上一身轻纱，如出浴芙蓉，美不可言；忽而云消雾散，您露出真容，婉约柔美，含蓄蕴藉，美轮美奂；忽而乌云密布，云翻云滚，风雨欲来，您顶天立地，稳如泰山，坚不可摧，可歌可泣；雨后放晴，云聚集成玉带，给您系于腰间，在蓝天的衬托下，熠熠生辉，光彩照人，如梦如幻。

领略了梅里的金山银山，环视了雾霭氤氲的梅里仙境，细细打量着梅里，那神圣神秘之外，梅里更具雄才大略，泰然自若，悠然自得，稳如盘石，经历了千万年，依然一尘不染，洁身自好地面对着各种狂风怒号和雨霾风障，也能迎接和风细雨与阳光明媚。诚拜在梅里的深思中，思考着人生，向往着未来，回归着本性，寻找着那看山还是山的真谛。我一步一回眸，凝望着您！心中的梅里！

奶奶的麦芽糖

樊本华

乌蒙山深处的二三月间，风轻轻地吹着，荞麦拼命地吸收阳光，不到半月，山山箐箐的梯地里便洒满金黄。等荞麦收进家后，奶奶就选择一些籽粒饱满的大麦，筛筛簸簸去除杂质，浸泡两三天，大麦就鼓胀起肚子了。这时，奶奶就把它换装在筲箕里，上面盖上纱布，每天淘洗一次，过几天，大麦冒出了针尖大小的胚芽，这时就不能再淘洗了，每天淋水一次，直到大麦胚芽长了两三公分，须根互相缠绕在一起，奶奶就把麦芽切成块状，挂在屋檐下的木杆上晾干。

奶奶说，熬糖用的柴火是很讲究的，粗柴熬火，不催锅，开锅到起锅前只能用质地软的松树柴。细柴催锅、不熬火，在起锅前用，我们当地有一种叫杂糖花的杜鹃科小灌木是最好的材料。

周末，我和哥哥就按奶奶的要求到山上拾柴。等到入冬时，老家屋后的小场院里就堆了一人多高的两个柴垛子，粗柴是哥哥的功劳，蓬蓬松松的一大堆细柴则是我的辛勤付出。

奶奶看看柴垛子笑笑，很快她就会选一个要么属马要么属羊的日子准备熬糖。盼糖心切的我曾问过奶奶为什么不立即开熬，她极其认真地说：“不瞧日子，把糖熬坏了，白忙一年，过年就没有糖吃了。”我哑然，心里却暗笑奶奶迷信。今天想来，奶奶所选定的黄道吉日大概寓意着“马到成功”和“三阳开泰”的含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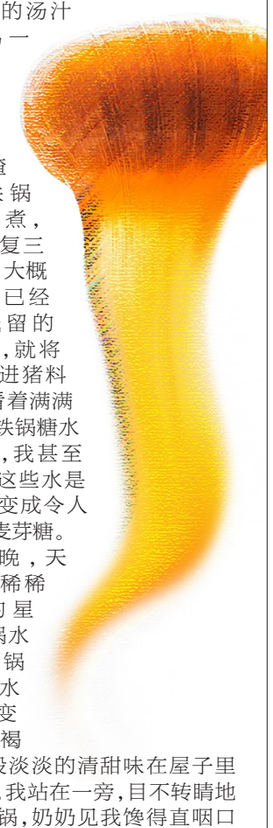
终于盼到熬糖的日子了。一大早，奶奶就在大门口插上清香树的叶子。

我问奶奶，为什么要插树叶？

奶奶神秘地说，熬糖开始了，家里是忌讳生人来的，特别是怀娃娃的妇女。还有三喜他妈，会踩糖，不管是熬糖还是做豆腐，她们一到场，什么都做会做烂。

我对奶奶的话将信将疑的，当然为了能够吃到甜滋滋的麦芽糖，我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。

一大早，我和哥哥就帮着奶奶拉磨，把一大口袋玉米都碾成碎瓣，奶奶把事先舂碎的麦芽和玉米碎瓣混合在一起，倒进大铁锅里加水煮熬。煮熬的过程非常缓慢，大约两三个小时后，奶奶就会用筲箕把锅里的汤汁滤到另一口锅里熬。过滤完了，又把糖渣倒进铁锅里加水煮，如此反复三四次后，大概糖渣里已经没有残留的糖分了，就将糖渣倒进猪料桶里。看着满满的两大铁锅糖水沸腾着，我甚至怀疑过这些水是否可以变成令人垂涎的麦芽糖。



傍晚，天上洒下稀稀疏疏的星星，两锅水只剩半锅了，糖水的颜色变成了淡褐色，一股淡淡的清甜味在屋子里弥散着，我站在一旁，目不转睛地盯着铁锅，奶奶见我馋得直咽口水，她打了一勺在碗里，叫我先尝尝有没有甜味。我猴急着，也不等凉就一边吹气一边喝糖水。奶奶笑笑，叫我慢点喝，当心烫嘴。

灶膛里的火嗤嗤地燃烧，锅里的糖水越来越少，空气里的甜味更加浓郁。我扶着灶，问奶奶还要多长时间。

奶奶说：“瞎子磨刀——快了。”

锅里的糖汁变成了褐色，奶奶用筷子在锅里不停地搅拌，当她抽出筷子，锅里的糖和筷子间拉起一条银色的丝线时。奶奶说，可以起锅了。

“明年又是大吉大利年。”奶奶说。看着她一脸的笑容，我知道她的大功告成了。她叫我把灶膛里的柴火灭掉，奶奶开始小心翼翼地地将糖稀舀在盆子里。末了，再往盛着炒爆的白苋米和爆米花的菜盆里浇上适量的糖稀，然后充分的搅拌，放置一到两天，再把它切成薄片，盖上干净的纱布阴干，这样过年的苋米糖和爆米花糖就做成了。

熬糖的这一天，我和哥哥喝了糖稀，吃两三块苋米糖，咕咚咕咚的灌上一肚子冷水，一天的晚餐就打发了。

晚上，我做梦都还在吃糖。梦中，嘴巴咂得吧嗒直响，那些日子真是甜在心窝，久久不能忘却。

成长的力量

张雪飞

当护士掀开包裹着我刚出生的儿子的大毛巾，儿子睁开眼睛瞥我一眼，眼中似有一丝光彩掠过，我只觉得心中最柔软的地方被触动了，一种巨大的幸福感潮水般漫遍全身，精神一振，觉得连日来的辛劳都是值得的……

算起来，我在医院产房外，精神高度紧张地足足守候了三天三夜，身体已经疲惫到极点。

三天前的晚上，我一边在书房里看书，一边听着卧室里妻子的动静。妻子怀孕再过一天就满九个月了。突然，我听到妻子用一种异常急促、紧迫而又带着慌乱的声音在叫我。我急忙把书一丢，冲进卧室。眼前的情景吓我一大跳，只见妻子半个身子歪躺在床上，表情焦急异常地对我说：“我的羊水破了，快用枕头把我的腹部垫高！”我低头一看，可不是，地上有一些浓稠、浑浊的液体。

我只觉得头皮一麻。我以前曾听妻子说过，胎儿全靠孕妇的羊水养着，要是羊水漏光了，胎儿就有性命之忧。我急忙把枕头垫在妻子屁股下，然后开始打120急救电话。电话一拨就通，接线员安慰我们别着急，并教了一些应急措施，说救护车已在赶来的路上。

等救护车的这十几分钟时间，我觉得比一个世纪还漫长。

好不容易把妻子抬上救护车，医生给妻子做了一些简单的检查，说问题不大，我的心才稍有所安。救护车拉响警报，一路呼啸着往医院赶。妻子被送进妇产科做了一些必备的检查后，医院便安排了病房让妻子休息观察，说第二天早上再作进一步的观察处理。至此，我一直高悬着的心才稍稍落下来。趁着这个空档，我赶紧回家去取了一些用得上的物品来。

次日清晨吃过早餐后，医生便通知妻子进产房。我以为妻子很快要生产了，守在产房外一想到自己马上就要当父亲了，心里既兴奋激动又有些惴惴不安。

哪知道这是个漫长的过程，我这一守就是三天三夜。

妻子进产房后，先还能通过微信跟我交流，通报相关情况。大致情况是，医生看她的身体状况比较符合顺产条件，建议顺产，我同意了。但一连进去了两天两夜都没动静，妻子提供的一个又一个可能生产的时间都落空了，我开始有些沉不住气了。这时在微信上询问妻子情况，她已不能及时回复，后来她发出来全是痛苦到泪崩的表情，文字断断续续的全是“我痛死了！”“我受不了！”之类的。

我满心焦灼，除了在微信中一个劲地安慰妻子外，别无他法。我也不知道，此时处于剧痛之中的妻子是否还能看到这些显得苍白无力的文字，只是在心里感叹，女人生孩子真的不容易。

第三天上午，一位医生从产房里出来对我说，妻子的情况发生了变化，已不适合顺产，建议做剖腹产。我急忙签字同意，妻子又转入手术室。这次倒挺快，一个多小时后，护士便把孩子抱来让我先看一看。

毛巾掀起，我看到孩子头发毛茸茸的，充满稚气的小脸蛋满是疲惫之态，仿佛刚经过一场长途跋涉。说起来，他是刚经过一场艰难的跋涉，才来到这个世间。他睁开眼睛看了我一眼，便被护士抱走了，说要做进一步的观察和护理。

但他的模样，从此却长时间定格在我眼前，让我抓心挠肝欲罢不能地想念着他。

妻子躺在病床上被从手术室推出来后，双眼紧闭，脸色苍白，显得那样的虚弱、憔悴。我的手刚接触到她的手，她便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，握得是那样的有力，久久不愿松开。这一握，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，我只觉得鼻子一酸，眼睛不知不觉便有些模糊了。

因产妇太多，病房紧张的缘故，妻子的病床被暂时安排在走道里。下午，孩子也被护士送回来了，我们一家三口团聚在走道里，我的心里且喜且烦，喜的是妻子和孩子都平安无事，烦的是孩子刚出生便呆在走道里，连间像样的房间都没有，心里总觉得有些对不住他。

孩子躺在医院提供的一辆小推车里，小脸通红，除了饿时会哭之外，平时都在酣睡。我们把他看成稀世珍宝一般，一家人都做好了分工，孩子一哭，岳母赶紧去哄孩子，母亲赶紧去泡奶粉。

孩子绝大多数时间双眼紧闭，但饿时哭起来却是声音洪亮，甚至可以说是声震屋宇。小脑袋左右扭个不停，小嘴吧嗒吧嗒地寻找食物，那一瞬间，我陡地明白了什么叫“嗷嗷待哺”。当奶嘴伸进孩子嘴里时，孩子立马抢也似地含住，然后大口大口地吮吸起来，喉咙里不时地发出一种满足的呻吟声。这声音，我其实挺熟悉，跟我儿时呆在田野里，听到大水漫过干渴已久的土地的声音差不多。

孩子吃饱喝足了，往往就沉入梦乡，有时甚至还在吸着奶粉就睡着了。他酣睡时，我们就站在旁边仔细地观察、欣赏他，为了不惊扰他，连说话都是低声细语的。他的一声啼哭，都高度牵动着我们的神经。特别是妻子，尽管身体极度虚弱，用她自己的话说，一直处于恍恍惚惚的状态，但视线总在关注、逡巡着孩子，有时甚至要求把孩子抱了放在她身边。看着孩子，她疲惫的脸上的表情是那样的愉悦、满足。

睡梦中的孩子表情其实是挺丰富的。有时，他的眼睛眯得只剩下一条缝，可以看到眼白和黑眼珠。有时，一丝笑影从他的脸上掠过，有几次我甚至听见他发出格格的笑声，吓我一大跳，走过去一看他还沉在梦乡里，原来是梦笑。有时，他会先把整个身子蜷起来，然后猛地伸展开，小脸憋得通红，喉咙里发出一种咕噜咕噜的声音，然后便像被谁打了一巴掌似的猛地哭起来。我对这种现象大惑不解，很是心疼孩子，母亲和岳母有经验，她们说这是孩子在“挣”长，不用去管。经历过几次，我有了经验，以后再遇到这种现象，心里便不再紧张，把其想象成是庄稼在拔节。

最恼火的是累，孩子每隔两三个小时就要吃一次奶粉，白天还好办，最难熬的是夜里，每夜总要起来三四次喂孩子奶粉，有时睡得正香，一听到孩子尖利的哭声，便立即条件反射般起床去调奶粉。因为睡眠不足，我的脑袋整天都是晕沉沉的，身子像要散架一般。白天也不大休息得成，为了促进妻子产后身体的恢复，我还得不时地搀扶着她在医院走道里走动走动。

在病房里呆了三天后，医生检查妻子和孩子一切都正常，便通知出院了。正午时分，办理完出院手续后，我抱着孩子，妻子挽着我的臂膀，我们一家三口往医院外走去。孩子在酣睡，全身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，怕被凉风吹着，我们又用一块大毛巾把他围起来。

“回家了！终于回家了！”小心翼翼地抱着孩子出了医院，走在大街上，沐浴着温暖灿烂的阳光，我在心里欢呼着。从此，我的家里多了一个成员，我们将相互守护同甘共苦共度一生。一想到这，我的心里就有些抑制不住的激动。看看妻子，似乎也跟我有同样的感觉，脸色潮红，一脸幸福，头不知不觉靠在我的肩膀上……

母亲的红上衣

曹礼生

家乡有晒衣的习俗。每年夏天，在天气晴好，阳光热辣的日子，母亲翻箱倒柜，把箱里的衣物被褥，抱到院子里，挂在晾衣绳上暴晒。

衣服上，散发着去年薄荷叶的清香，细风一吹，淡了下去。母亲拿小竹棍轻轻敲打，嗤嗤一阵响，陈旧的霉气散落到地上。

母亲有件红色的呢子上衣，挂在一根红色的尼龙绳上，这是母亲的镇箱之宝。母亲爱惜地抚摸着，欣赏着，嘴角不由自主地浮起一抹浅笑。

那一年，母亲跟着父亲去县城买衣裳。按照当地风俗，男女订婚，男方要给女方买几件新衣，大都是女方负责挑选，男方跟在后头付钱。那一次，母亲看中了一件红色呢子上衣，试穿了一下，不肥不瘦，刚刚好。问了价钱，八十五元，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，母亲犹豫了一下，扯了扯父亲的衣角说，走吧。离开的时候，母亲又回头瞥了一眼那件红呢子上衣，恋恋不舍的样子。

父亲总共揣着二百元钱，还要买杂七杂八的东西，他放衣兜里攥钱的手，汗津津的。

母亲仅买了一套衣裳和一双鞋子，父亲买了铜盆镜子蜡烛等等一堆结婚用品，钱已所剩无几。往回走的路上，母亲有点失落，跟在父亲身后，亦步亦趋，很少说话。

谁说男人不懂女人心？父亲懂。

第二天，父亲从邻居那里借了一百元钱，悄悄地去把那件红色呢子上衣买了。他去送给母亲的时候，母亲正在小河边上洗衣服，她没有看到那件呢子上衣，因为父亲用红布包裹着，装在一个蓝色布包里。

母亲回家看到那件呢子上衣的时候，满脸阳光灿烂，她给父亲抛个媚眼，羞羞地笑。她拿上衣服躲到了里间，穿上，抻抻，在镜子前转来转去。红红的上衣，衬着娇俏的脸庞，好似花儿一朵，灿然绽放。

母亲就是穿着这件衣服嫁给父亲的。她的闺蜜伸着白嫩的手指，轻轻抚摸着柔软的面子，羡慕不已。那一刻，母亲的幸福挂在眼角，眉梢，成了最美的新娘。

这件上衣，只有逢年过节，或参加重要活动，譬如母亲回娘家，娘生日孩满月，母亲才很奢侈地拿出来穿穿，寻常日子，她一直锁在那个浅黄色的箱子里。

母亲用手轻轻拍了拍那件呢子上衣，似乎还残存着做新娘子时的脂粉味。此时，太阳正好，灿烂而灼热。

父亲下地回来，穿行在衣服被褥中间，使劲地抽抽鼻子，就嗅到了太阳的暖，是那种彼此相拥的温暖。

母亲站在太阳底下，拿手轻轻拍打着被褥，额头上挂着粒粒汗珠，莹莹然。父亲一笑，问母亲：“邻家二丫借你的上衣穿着照相，还了没有？”母亲抬眼看看父亲，嗔道：“都啥年代的事了。”母亲说这话的时候，好像想起了什么，腮边掠过一片绯红，少女般娇羞。

还别说，母亲的这件呢子上衣，好多女孩子借了去，穿着照过相呢。

太阳的热力渐渐弱下去的时候，母亲把衣服被褥一件件地收起来，叠好，整整齐齐码在箱子里，当她把箱盖轻轻合上的时候，她很满足，觉得幸福，觉得富有。

本报地址：昆明市新闻路337号 集团办：64143341 编委办：64141890 经委办：64166892 编辑出版中心：64141286 舆论监督中心：64145865 邮政编码：650032 广告许可证：滇工商广字第1号 零售每份一元五角 云南日报印务中心印刷